

## 以藝會友——樓鑰的藝文涵養養成及書畫同好

黃寬重\*

### 摘要

如同宋代眾多士大夫，樓鑰透過科舉，追求仕進，在南宋中期歷任中央與地方要職，經歷豐富，政績卓著，也參與家鄉各項公益與文化活動，教化鄉里。他更以藝文為媒介，結交當代重要文士朝臣。其《攻媿集》除見證南宋中期朝政要事及個人一生仕歷外，也有助瞭解他在官場、鄉里及藝文界的師友關係。

在宋代，書畫文物雖非科舉考試的項目，但士人官僚擁有書畫，並具備此一素養與興趣，彼此之間的交游實為一般同年、同鄉、同學情誼，及同僚、婚姻之外，另一種開展人際網絡的管道。本文以樓鑰為個案，就其著作《攻媿集》中，討論書畫的相關詩文為基礎，觀察其書畫藝術評賞能力的養成，並以其與個別友人鑑賞、品評書畫的方式，來瞭解他以藝會友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及其特性。

**關鍵詞：**以藝會友、樓鑰、書畫文物、蒐藏家

---

\* 作者為長庚大學講座教授，E-mail: huangkc@mail.ihp.sinica.edu.tw。

## 一、前言

書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也是文人日常生活怡情養性、陶鑄人格與文化素養的重要環節，更是促進人際關係不可或缺的媒介之一。文人雅好書畫的風氣淵源甚早，到宋代更因經濟繁榮、科舉教育、印刷術發達，以及士人群體的形成，使文化藝術發展更為蓬勃。加以復古、好古之風盛行，蒐集、保存與討論古物書畫成為社會的普遍風尚，以書畫文物為素材的詩文唱和、題跋記序，較之前代更加豐富，大量保存於士人詩文著作中，是觀察宋代文人雅士文學才智及人際關係的重要憑藉。不過長期以來，這類議題較受到文學與藝術研究者關注，<sup>1</sup>從史學角度進行討論則仍待開發。本文嘗試由史學角度，以南宋中期著名朝臣樓鑰(1137~1213)為個案，以其著作《攻媿集》中關於書畫文物的討論為基礎，觀察樓鑰書畫藝術評賞能力的養成，透過與個別友人討論、鑑賞書畫的方式，來瞭解他「以藝會友」所建立的人際關係及其特性。

在宋代，書畫並非科舉考試主要項目，不是從事舉業的士人所需具備的必要能力，但這種素養卻是鑑別個人涵養、形塑文化生活的重要憑藉。具備書畫鑑賞能力與興趣的士人，自認為與一般只求仕進的官僚，有文化修為厚薄之別。在其仕宦生涯中，較之同年、同鄉、同學情誼及同僚、婚姻關係，書畫文物鑑賞提供了另一條建立人際網絡的管道。士大夫通過詩文唱和、遊賞觀覽及品評討論，增進彼此情誼與個人秉賦，形成以藝文交流為重心的互動型態。

書畫才藝雖與個人天分及學習養成有關，但其品評鑑賞能力的提升，則有賴親近實物、累積經驗，更需要藉財富累積，世代陶冶才能達成，從而成為富盛個人乃至品官之家，彰顯其特殊身份的象徵。本文既以書畫藝術作為交友的媒介，擬先透過樓氏家族的文物蒐藏，培養子弟欣賞鑑別能力，進一步討論共同關注的議題，及這種關係與官場、鄉里、師友等情誼之別，作為

---

<sup>1</sup> 如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觀察宋代文人官僚生活及交游的另一個面向。

## 二、從一幅書帖說起

舊見岸老筆談，載騎省端區之說。近有敷原王季中彥良，實襄敏諸孫。余及見其暮年，嘗問古人篆字真蹟何以無燥筆，季中笑曰：「罕有問及此者。蓋古人力在腕，不盡用筆力；今人以筆爲力，或燒筆使禿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今觀此軸，信然。子孫非不甚工，惜其自壞家法，反以端直姿媚售一時，後進競效之，古意頓盡，但可爲知者道爾。紹熙改元清明 結埼樓鑰<sup>2</sup>

紹熙之元，歲在庚戌。余與季路同爲南廟考官，嘗題此卷，今二十年矣。二十年間，何所不有，年號亦四改，時事可知。季路居太末，余掛冠甬東，豈復有再見之理。更化之後，乃復會於此。撫卷爲之增慨，余方求歸，再識歲月。嘉定三年仲夏朔日 書於攻媿齋<sup>3</sup>

前引題跋，是樓鑰藉觀賞他的友人汪逵蒐藏宋初名書法家徐鉉(字騎省)以篆書所寫、題爲〈項王亭賦〉的作品，討論書法書寫方式，以及述說與汪逵二十年交往中，經歷世事變遷的感慨，爲樓鑰存世的五件書帖之一，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攻媿集》中亦收錄部分文字內容，不過《攻媿集》留存的内容僅前半段，是關於樓鑰請教王彥良對篆字真跡書寫方式，及後世以筆力爲主所帶來的改變及嘆惋。原件保留完整，不僅加註時間，即光宗紹熙元年清明節，更附加嘉定三年六月一日所記有關二人情誼及二十年來時事變遷的感慨，則不見於文集中。

從這件書帖中，我們可以約略看到與樓鑰仕歷、書法評鑑能力及人際情

<sup>2</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畫·徐騎省篆項王亭賦〉，《攻媿集》(上海：上海書店，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重印，1989)卷70，頁12上-12下。

<sup>3</sup> 該書帖收入王連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2008)第19冊，頁208-209。

誼，其中有幾件事值得討論。首先，二篇題跋事隔整整二十年。文中涉及的第一個年代，紹熙元年(1190)是光宗繼統的時候，當時樓鑰五十四歲。到附加的嘉定三年(1210)樓鑰已是七十四歲高齡的老人了。這二十年，經歷了光宗、寧宗二帝，是南宋中期政局變化很大的時期。先有光宗一朝有名的重華宮事件，繼之則有孝宗崩逝、光宗不能執喪而引發政局動盪，促使趙汝愚結合韓侂胄推動寧宗繼統，接著有趙、韓爭逐所引發的政爭，及隨之掀起打擊道學的慶元黨禁。此後韓侂胄為轉移內部矛盾所發動的開禧北伐，激化了宋金戰爭和吳曦之叛，導致宋廷殺韓侂胄向金乞和，再肇宋金和議及史彌遠主宰朝政，開啓所謂「嘉定更化」的新局。

對樓鑰而言，除了因遭貶抑而未實質參與的開禧之役外，從紹熙到嘉定的重要朝政，他都親身經歷，見證了一波波的歷史狂瀾。這段時期也是樓鑰仕宦歷程中，起伏最大的時期。他曾諫光宗朝重華宮、參與寧宗繼統過程、因反對韓侂胄被列名慶元黨籍而遭貶；在史彌遠主政後，則以鄉誼兼與前賢身份，獲尊禮延攬入朝，到嘉定三年(1210)，以七十四歲之年位居僅次丞相的參知政事，攀上仕途最高峰，也為四明樓氏家族發展締造了極高的聲望。<sup>4</sup>可以說，這二十年無論對宋廷的內政與對外關係，或對樓鑰個人而言，都經歷了急遽的變化。

其次，書帖討論的書法涉及篆書，是樓鑰個人及其家族書畫蒐藏能力培養與專長訓練上最關鍵的部分。這種書畫蒐藏傳統與鑑賞能力獲得，正是他藝術才華的展現，及與人交往、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資源。樓鑰討論的對象汪達，不僅家道顯赫，蒐藏大量珍貴書畫文物，在仕途經歷與表現較之樓鑰，不遑多讓。二人家境背景、文物蒐藏條件相當，仕宦經歷相仿，且相交超過二十年，情誼深厚。這樣的同歷共好是樓鑰一生中以藝會友的一個顯著例證，也是瞭解樓鑰在官場、鄉里、師友之外，以藝文作為建立人際關係的有利觀察點。

---

<sup>4</sup> 黃寬重，〈串連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頁1-22。

觀察樓鑰一生所經營的人際關係，除了婚姻之外，主要有二個途徑。一是以四明為主，透過同鄉共學的機緣，奠定深厚的鄉里情誼，在仕途上互相支持援引，紮下綿密堅實的人際網絡。由於四明名族在南宋中期的仕途經營有成，凝聚力強，以致在嘉定時期史彌遠主宰朝政時，大量招納鄉賢，參與朝政，形成政治上的優勢群體，招來「滿朝朱紫貴，唯有四明人」之評。這種凝聚力延伸到他們辭官退隱返鄉之後，組成詩社與棋會等文人社群，並藉由鄉紳耆老的身份，共同參與鄉里事務，推動鄉飲酒禮、修建學校、創設賑濟地方士人的鄉曲義莊等公益活動與公共建設，使四明成爲南宋時期頗具獨特社會文化的地區。<sup>5</sup>

另一方面，樓鑰也在學習或仕宦的不同階段經營人脈，藉政見與行政長才締結盟友，以及以自身所擅長的詩文、書畫與人相交，在互相觀摩、討論各自擁有的書畫文物，以詩賦酬唱和題跋記敘等方式，闡述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此類人際互動不僅有力展現自己的文藝素養與修爲，更能藉此彰顯藝術素養，凸顯彼此有別於一般官僚交際的層次，樓鑰題跋於汪逵蒐藏之徐鉉篆書即是一例。這種以詩文、書畫爲媒介，以表現其才學的交友方式，在樓鑰仕宦生涯中顯然也有其重要性。

關於士大夫以詩文、書畫爲媒介，結交朋友，形成同好，是中國文人長遠的傳統，並非始於宋代。然而在宋代，由於朝廷標舉科舉取士，以文爲治，寬容士人，使文風大盛。士人習於藉詮釋古物，創發新見，博物蒐藏遂成爲一時潮流；加以雕版印刷發達，士人對文化、文物的見解大量行諸文字，使今人得以從現存宋人文集及相關著作中，捕捉到大量宋代文人官僚對書畫文物的精彩評論，是探討宋代文人藝術見解與人際關係的絕佳見證。這其中，大文豪蘇東坡留下的資料尤其豐富多樣，不僅讓我們認識其多方面的藝術才學與評議觀點，<sup>6</sup>更是掌握他故舊友朋關係的有力線索。

<sup>5</sup> 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6。梁庚堯，〈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收入氏著《南宋的農村經濟》（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頁213-237。

<sup>6</sup> 衣若芬，《蘇軾題畫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除詩文之外，宋代文人對書畫的評議，誠然展現他們特殊的藝術才學，更與他們對前代著名書畫的蒐藏與鑑賞掌握，關係密切。宋人在社會上形成對古代文化學術的追求，瀟灑好古、復古的風尚，使眾多好古之士致力蒐集整理古物，詮釋其歷史意義，並成為家族傳統。這種度藏書畫的家族傳統，乃至培育子弟品評書畫能力的風氣，自北宋以來即成為士人社會的一項特色；到南宋，隨著經濟發達，士人對藝文生活的追求、人際網絡的鋪展，進一步塑造出交流個人對古今著名書畫藏品討論的風氣。特別在士大夫仕途失意，或致仕閑居時，書畫品評更是同好之間排遣時間、維繫情誼，乃至展現才學、寄託生命的最佳方式，也進而促發蒐藏、整理家族前代文物、建立文化傳承的重要動力。

### 三、樓鑰的生平仕歷與家族的書畫蒐藏傳統

樓氏是南宋四明地區的名門望族，自樓郁起家以來，累代居官，仕歷綿延，到第八代樓鑰更臻於高峰，是四明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士族之一。

樓鑰字大防，生於紹興七年(1137)，是樓异的孫子、樓璩的三子。樓鑰自幼聰穎，師事王默、鄭鏐等人。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胡詮稱他具辭翰長才，曾任溫州州學教授、詳定司敕令所冊官、通判台州、宗正寺主簿、太常博士、知溫州等職。<sup>7</sup>其間曾於乾道五年(1169)十月追隨舅父汪大猷使金，他將沿途見聞著錄成《北行日錄》二卷，是瞭解南宋中期宋金關係的珍貴史料。樓鑰亦從陳傅良游，聞《八陣圖說》於薛季宣，識見涉獵廣泛。光宗朝任京官，先後任國子司業、太常少卿、太府少卿、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等職，曾諫請光宗過重華宮，向太上皇孝宗克盡孝道，調和兩宮的緊張關係。而後，光宗倦勤內禪的詔書及寧宗即位之初內外制書，均出自鑰手，得代言體，其後歷任給事中兼實錄院同修撰、直學士院、權吏部尚書

<sup>7</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冊 281，卷 6378，頁 255-258。

兼侍讀等職。

寧宗繼位之後，樓鑰即捲入趙汝愚與韓侂胄競逐的政潮中。在趙、韓爭逐之際，樓鑰態度附同趙汝愚，論救彭龜年、呂祖儉，抨擊韓侂胄，因此在韓侂胄掌政，發動慶元黨禁時，樓鑰乞歸。慶元三年(1197)，樓鑰被列入「僞學逆黨籍」，居家十三年。迨韓侂胄發動開禧北伐失敗被誅，四明鄉人史彌遠任相，延攬耆德宿望，更新朝政，召鑰入朝，除吏部尚書兼侍讀，與友人吏部尚書汪逵共雪趙汝愚之冤，除端明直學士簽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嘉定三年(1210)，任參知政事；嘉定六年(1213)卒，享年七十七歲。<sup>8</sup>

樓鑰歷任地方與中央官職，除行政經驗豐富，政績獲肯定外，更以文才著稱。理宗朝臣、著名道學家真德秀說樓鑰起草詔令制書「詞氣雄渾，筆力雄健」，足以與南宋初年的名家李邴、汪藻並稱。<sup>9</sup>樓鑰的同鄉、陸學的重要代表袁燮爲他撰寫行狀，高度讚揚他說「屬辭敘事以寬爲主，不事雕鏤，自然工緻。舊有詩聲，晚造平淡，而中有山高水深之趣」。<sup>10</sup>可以說，因著文學長才與豐富的仕歷，樓鑰不僅參與了南宋中期重要政務，也與眾多當代重要文士、朝臣結交。這從他留下長達一百二十卷《攻媿集》中大量的詩文、序跋、書啓及墓誌、行狀等資料，可以爲證。從文集及其交游士人官僚留下的豐富資料，既可以掌握他交友的對象，更可以廣泛瞭解他的嗜好與能力，誠如真德秀所說「博極群書，識古文奇字，文備眾體」，說明樓鑰不是僅以單一專長見重於世，也如袁燮所說「潛心經學，旁貫史傳以及諸子百家之書，前言往行，博採兼取，山經地志、星緯律曆之學，皆欲得其門戶」，顯示樓鑰廣泛的興趣與認真辨實的態度，都是他的學識與文才獲得當代士人肯定的因素，而他對書法與繪畫的蒐藏嗜好與鑑賞能力，在《攻媿集》中更充分展現。

《攻媿集》收錄樓鑰所作古今體詩逾一千首，題跋序記等文字超過三百篇，其中固然絕大多數是詩人雅集的唱和詩，與感性抒情、懷舊、記事性的

<sup>8</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形狀〉，收入《全宋文》冊 281，卷 6378，頁 255-274。

<sup>9</sup> 真德秀，〈攻媿集序〉，《攻媿集》，頁 2 上。

<sup>10</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全宋文》冊 281，卷 6378，頁 272。

文字，但與友人討論書畫文物的篇章也不在少數。以繪畫而言，文集中有關樓鑰賞閱的前代或當代畫作，超過八十篇，而與前賢有關的書法名帖，又較繪畫猶多，另也有不少討論學術及典籍版本的文字，都足以彰顯他的文藝與學識才華。

從樓鑰的著作中，無法顯示他及其先人有卓越的繪畫經驗或畫作。樓鑰雖不能算是畫家，但他看過也蒐藏了不少畫作，對唐代韓幹、宋代李公麟，和當代僧人智融的畫作，深感興趣，個人及家族也有收藏了許多著名畫家作品的紀錄。<sup>11</sup>他更曾以家藏白居易大字本《長慶集》，與鄉人周模交換李公麟所繪〈二馬圖〉。樓鑰具鑑賞畫作能力，擅長評斷畫作的真偽，亦曾指出宋代出現許多假名畫的原因。總之，他對繪畫的評論，較之美學鑑賞，更關注畫作內容，看重畫作的真偽與價值。

相較於繪畫，樓鑰稱得上是優秀的書法家。現存五件樓鑰書帖，可以看出他的筆力頗勁，有二王遺風。從《攻媿集》討論書帖的內容，顯示他對書法蒐藏與品評的興趣與能力，尤勝於繪畫；其所見前賢與當代書帖，更多於畫作。其中，部分具寶藏價值的書法名家名帖，樓鑰甚至親自或囑子侄臨摹，作為傳家寶。對其他具學術討論價值的文獻資料，如歐陽修的〈濮議〉，及孟蜀王給周世宗的書帖等，則利用相關資料，用心加以考訂，比較優劣，以說明其史料意義，彰顯其學術價值。從討論內容看來，樓鑰顯然較為關注歷史源流及文化層面的問題。<sup>12</sup>

樓鑰在書法、繪畫鑑賞品評方面所接受的能力養成，和其成長環境的薰陶與家學訓練關係密切。這可從二方面來探討。其一，是家族長期的藝術薰陶。樓氏自樓郁起家以來，經歷數代努力，在科舉上屢創佳績，迭有族人任官，已是四明地區頗著聲望的士族。到樓昇以鄉人知明州長達五年，墾湖為

---

<sup>11</sup>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頁1-22。

<sup>12</sup>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頁1-22。



田，興修水利，造福鄉邦，調集豪勇逼退方臘黨羽的進犯，守城有功。<sup>13</sup>樓異一連串的作為，使樓家成為四明最具影響力的家族之一。日後，樓異設置義莊贍養族人，更營造豪華的堂第園宅。該第獲徽宗賜額，樓異將他蒐藏的名家書畫布置堂中，包括他特地僱匠師繪下的〈嵩山二十四峰圖〉及親自題上的詩文，以彰示家族的顯赫及文化氛圍。<sup>14</sup>

樓異的兒子、樓鑰的伯父樓濤，在高宗一朝先後任知潭州與揚州，並兼湖南轉運使等職。樓濤能畫，留有二件作品，喜歡結交當代名宦與書畫名家，如張浚、劉岑、魏元理、徐競等人，蒐藏不少他們的書畫作品，以及大量前代名作。單就《攻媿集》所見，樓濤就藏有錢易的〈三經堂歌〉，與蘇軾、錢明逸、張耒、林逋、蔡襄、錢昆、呂大臨、石曼卿、文彥博等近三十人的書畫作品，作為傳家寶。樓鑰的父親樓璩雖然官職不如其兄樓濤，但同樣喜歡結交名流，也喜歡蒐集名家書畫。樓鑰就說，「先子嗜書如嗜艾，生平富藏名流翰墨」，對庋藏唐宋名書法家的作品，興致更濃。可以說在樓異與樓濤、樓璩父子二代的積極經營下，樓氏家族在塑造家族聲望之餘，更極力營造一個足以襯托名望的文化藝術環境，作為交友之資。對生長其間的子弟而言，更在耳濡目染之下，浸淫於藝術氛圍的薰陶，培植了藝文氣息與素養。

其二是家族的字學訓練傳統。袁燮說樓鑰「精研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用而於義未安者，必辯正之」。<sup>15</sup>從《攻媿集》所見他對書畫的討論，正彰顯他和其家人的共同特點，而此一能力的養成，顯然與其自幼接受家學傳統的訓練更有關係。樓郁諸子中，三子樓肖精研小學字書。樓肖次子樓奔尤精於小學，對許慎的《說文解字》多能記誦，對文字聲韻用力甚深，曾以古字寫《春秋》、《左傳》、《禮記》、《莊子》，以教其家族子弟。樓鑰三兄弟從小都曾受過樓奔的訓練，奠定了對小學字書的深厚基礎。樓鑰說：「五

<sup>13</sup> 樓鑰，〈高祖先生事略〉，《攻媿集》卷 85，頁 2 上；〈跋先大父徽猷閣直學士告〉，《攻媿集》卷 73，頁 20 下-22 上。

<sup>14</sup> 樓鑰，〈跋先大父嵩嶽圖〉，《攻媿集》卷 76，頁 18 上。脫脫，〈樓異傳〉，《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354，頁 11164。

<sup>15</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全宋文》冊 281，卷 6378，頁 272。

世祖正議季子夢弼諱肖，尤攻小學，又傳其五子。其仲元應諱奔，獨殿諸老，說文解字，經典釋文，始末通貫，幾於成誦。鑰侍教累年，故頗知字學。」樓肖一支雖然三代多未能在科考上得意，但能致力學問，教其族子弟，成為樓氏家族致力於功名之外，傳承學術、培養多樣能力的重要推手。

#### 四、當代書畫名家對樓鑰兄弟的提點與啓迪

樓氏家族固然締造了藝術環境與培養子弟字學素養的基本功夫，蘊育了樓鑰兄弟對書畫文物的嗜好與評賞能力，但他們成長期間相繼接觸幾位與先人有密切友誼的當代著名書畫家，得其提點與啓迪，亦居關鍵。這方面顯然與其伯父樓濤所結交精於藝道的士人朋友有密切關係。

在紹興時期先後出任地方高官的樓濤，除了結交不少與當道不合的名宦高官，也因興趣而與當代著名的書畫名家多所交游。樓鑰指出，樓濤「所至多與雅士游」，他的藝界友人包括善畫的魏元理、篆書家徐競，以及在仕途中遭貶的書法家劉岑等三位當代藝壇名家。其中，劉岑與徐競對樓鑰兄弟的藝術修為影響甚深。

劉岑(1087-1167)字季高，號杼山居士，溧陽人，原為吳興人，曾祖劉述於熙寧中因得罪王安石，出知江州，司馬光稱之有「道勝名立」之語。劉岑中宣和六年(1124)沈晦榜進士。靖康元年(1126)，曾任割地使聶昌副手，至絳州，州人殺聶昌，岑走陝西。<sup>16</sup>高宗建炎元年(1127)，任秘書省著作郎，知鄭州。<sup>17</sup>薦任唐重知京兆府，其後歷任尚書省金部員外郎、吏部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守秘書省少監、權刑部侍郎、權吏部侍郎、戶部侍郎、徽猷閣直學士，知池州、鎮江府、潭州等職。

紹興九年(1139)，劉岑受進士吳伸私印《吐金集》之累被劾，降為徽猷

<sup>16</sup>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據光緒四年越冬集印本影印)卷67，靖康元年閏11月15日，頁8上-8下。

<sup>17</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百部叢書集成據光緒二十六年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影印)卷4，建炎元年4月壬申條，頁19上。

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sup>18</sup>紹興十一(1141)，責授單州團練使、全州安置。<sup>19</sup>十二年(1142)，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建昌居住。<sup>20</sup>至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劉岑才復左朝散大夫，<sup>21</sup>其後復秘閣修撰，歷任知泰州、揚州，改戶部侍郎兼御營隨軍都轉運使等官。隆興元年(1163)，以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吳興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致仕。<sup>22</sup>乾道三年(1167)卒，享年八十一。<sup>23</sup>

劉岑因薦吳伸，得罪秦檜，被謫貶十四年。紹興三年(1133)，劉岑任秘書少監時，以書稱譽吳伸上書滅劉豫。九年(1139)，吳伸將歷來上疏文字集結成《吐金集》出版，秦檜指該書涉有毀謗宋高宗文字，請求臨安府禁書。因吳伸書中收錄劉岑的稱譽文字，劉岑因此被劾降職，責授全州安置。<sup>24</sup>時樓璣任湖南轉運使，因與劉岑有太學同窗之誼，交情篤厚，特持節相過探望，「勞苦如平生」，與當時官員以「傾覆遷客為進身之計」的風氣，有極大的差別。此舉雖不免影響樓璣仕進，但患難見真情，從劉岑為樓璣寫墓誌銘，可見二人深厚的情誼；其弟樓璩亦連帶與劉岑締交，相知甚深。<sup>25</sup>

劉岑為人盡情盡忠，<sup>26</sup>員興宗即讚其「名節文章，德齒具高」；<sup>27</sup>善為詞，

<sup>18</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32，紹興 9 年 9 月辛酉，頁 14 下。徐松輯，〈職官〉 70 〈黜降官〉 7，《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北平圖書館影印本重製），冊 100，頁 22。

<sup>19</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41，紹興 11 年 7 月乙巳，頁 3 下。徐松輯，〈職官〉 70 〈黜降官〉 7，《宋會要輯稿》，冊 100，頁 24。

<sup>20</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65，紹興 12 年 10 月己未，頁 10 上-10 下。

<sup>21</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70，紹興 25 年 12 月丁酉，頁 25 上。

<sup>22</sup> 周應合，〈祠祀志一·諸廟·忠節廟〉，《景定建康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冊 2，嘉慶六年金陵孫忠愍祠刻本影印）卷 44，頁 34 上-35 上。

<sup>23</sup> 周應合，〈古今人傳三·儒雅傳〉，《景定建康志》卷 49，頁 38 下-39 上。

<sup>24</sup>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41，紹興 11 年 7 月乙巳，頁 3 下。

<sup>25</sup> 樓鑰，〈跋從子深所藏書畫·劉杼山〉，《攻媿集》卷 74，頁 4 上-5 上。

<sup>26</sup> 張端義，《貴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中，頁 9 上-10 上。

<sup>27</sup> 員興宗，〈上虞丞相〉其三，《九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6，頁 5 上。

趙鼎臣稱其「讀盡百函，書累八九番，如對辯士接說，客聽其語數千百言，夸者如倨，戲者如侮，媚者如取，激者如怒。甚矣哉，吾子之善爲詞也」，<sup>28</sup>「詞體尚高雅，力抵柳永流俗之風」。<sup>29</sup>劉岑好收藏秦漢古刻，<sup>30</sup>尤善書法，周必大稱他「筆精墨妙，獨步斯世」。<sup>31</sup>他的草書最受讚譽，自稱「予無他長，頗能對客發書，草聖飛動，觀者必謂敏手」。<sup>32</sup>董更說：「寶學劉公能草書，余嘗得其文一千卷，縱逸而不拘舊法，蓋有自得之趣。」<sup>33</sup>張孝祥擔任建康安撫使時，曾拜劉岑爲師，學習書法。<sup>34</sup>朱熹幼時隨侍其父朱松，曾見父親把玩劉岑書帖，對劉岑的書法與詞意深表讚許，寶藏不少書帖，稱岑「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sup>35</sup>

樓璿、樓璣兄弟敬仰劉岑的爲人，與之情誼深厚，子侄亦對劉岑的書法情有獨鍾，且受其影響。樓鑰回憶其父樓璣：「先子嗜書如嗜艾，生平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杼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寶之。」<sup>36</sup>樓鑰幼時曾隨父親拜見劉岑，「親見其落筆沈著緩詳，甚不苟也」。<sup>37</sup>他的長兄樓錫受劉岑影響尤深，樓鑰說樓錫喜歡「哦風結字……好風佳月，必倡率儕輩觴詠酣適，始未虛度；間作墨戲於小山叢築，雅有思緻。及見杼山劉公，慕其人，摹草

<sup>28</sup> 趙鼎臣，〈與劉季高書二首〉，《竹隱畸士集》卷9，頁19上-19下。

<sup>29</sup> 徐度，《卻掃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下，頁13下-14上。

<sup>30</sup> 周輝，《清波雜誌》（北京：中華書局，1994，點校本）卷7，頁296。

<sup>31</sup> 周必大，〈跋劉季高與溧陽筆工顧綱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6，頁14上。

<sup>32</sup> 葉真，《愛日齋叢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頁1上。

<sup>33</sup> 董更，〈劉岑字季高〉，《書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下，頁3下。

<sup>34</sup> 楊萬里，《誠齋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5上-15下。

<sup>35</sup> 朱熹，〈回劉知縣諱君房〉，《朱子全集·續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點校本）卷4，頁5017。

<sup>36</sup> 樓鑰，〈跋劉杼山帖〉，《攻媿集》卷70，頁7下-8上。

<sup>37</sup> 樓鑰，〈跋從子深所藏書畫·劉杼山〉，《攻媿集》卷74，頁4上-5上。

書千字文，幾於亂真」。<sup>38</sup>樓鑰最後未能中舉，而致力於他所鍾情的詩文書畫，以藝文為畢生所託。

徐競不僅與樓璣、樓璩兄弟關係甚篤，更扮演著啓迪樓鑰兄弟書法風格的角色。徐競字明叔，原為甌寧縣人，自其曾祖父徐爽遷居和州歷陽，是為歷陽人。徐競自幼喜書畫，十八歲入太學，「工山水人物，尤工篆籀，以蔭入官，攝事雍丘、原武二縣。抑佞倖，摩拊過人，民服其化」。宣和六年(1124)，隨給事中路允迪赴高麗報聘，撰《高麗圖經》四十卷，且繪有山川形勢地圖，以圖文兼備的方式，記錄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是中國歷史上最完整記述宋與高麗關係，及高麗歷史地理、乃至當代政經社會文化的珍貴文獻。徽宗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兼掌書學，遷刑部員外郎。後以時相冊免，謫監池州永豐監。起除沿江置制參謀官，奉祠歸。靖康之役，金兵進犯淮甸，徙家信州弋陽。號自信居士，「奉祠二十年，安於閒退，營治圃園，名洗硯池，幽勝名聞江南。營真意堂為居所，設有花木山，僅作一身供」。<sup>39</sup>徐競與其兄穉山兄弟情濃，善以濟人。紹興二十三年(1157)卒，年六十三。

徐競雖少入太學，但個性瀟灑，興趣甚廣，行狀稱他「鄙章句學而喜漁獵古今，探蹟提要，下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通。文辭雋敏，長於詩歌，洞曉音律，且善嘯，間命倚笛和之，聲嘹然猶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群集」。善飲酒，談笑風生，遊戲翰墨，吹簫拊瑟，超然疑其為神仙中人」。他尤擅繪畫，韓駒稱其「詩為畫邪，畫為詩邪，隨濡毫漱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sup>40</sup>與徐競同時代的王洋說他「善書畫，人物瀟灑」；<sup>41</sup>樓鑰亦讚徐競「其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時人競相蒐藏，<sup>42</sup>現見於宋人紀錄的畫作，有〈海舟橫笛圖〉、<sup>43</sup>〈磨崖圖〉、<sup>44</sup>〈訪

<sup>38</sup> 樓鑰，〈續谿縣尉樓君墓誌銘〉，《攻媿集》卷 105，頁 20 上-20 下。

<sup>39</sup> 王洋，〈真意堂〉，《東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1，頁 10 下-11 上。

<sup>40</sup> 張孝伯，〈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收入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 5 上。

<sup>41</sup> 王洋，〈真意堂〉，《東牟集》卷 1，頁 10 下。

<sup>42</sup> 樓鑰，〈跋從子深所藏書畫·徐明叔剡溪雪霽圖〉，《攻媿集》卷 74，頁 9 上。樓鑰描述當時徐競「翰墨篆畫，四明人家多有之」。

戴圖)、<sup>45</sup>〈海月吟笛圖〉，<sup>46</sup>及由樓璣蒐藏的〈剡溪雪霽圖〉。<sup>47</sup>

除善畫外，徐競的書法，特別是篆書，在兩宋之際尤富盛名，此則有其家學淵源。徐競的先人是南唐至宋初著名文人書法家徐鉉，字鼎臣，號騎省，長於為文，尤精小學，有《騎省集》三十卷存世。徐氏兄弟均善篆，鉉尤祖述李斯小篆，小學又克配許慎，遂成一代篆書名家。徐鉉身後留下許多珍貴遺物，其中有一親用硯臺，題名「鼎臣」。他曾表明，此硯將遺贈善篆且能繼承宿業的後人。徐競自幼即知憤激，專意致力篆籀，得曾祖賜硯，因此獲稱「騎省後身」。<sup>48</sup>徐競書法以李斯為本，祖述徐鉉，取《般若心經》體悟，風幡風動之勢深得騎省家法，以此擅名。<sup>49</sup>晚年好作草書，直逼懷素，他能獲賜同進士出身，任書學博士，足以證明其書藝在徽宗一朝的份量。

為徐競撰寫行狀的張孝伯稱他「大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鑽刻，若非毫楮所能成；且復陶鎔醞釀，變入小篆，雖折偏旁，脗合制字本意」。<sup>50</sup>南宋初，徐競遊歷各方，其篆跡先後以刻石的方式留存於四明、江西等地。<sup>51</sup>雖

<sup>43</sup> 王洋，《東牟集》卷2，頁13上-13下。

<sup>44</sup> 王庭珪，〈觀徐明叔畫湘西磨崖圖〉，《廬溪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頁5上-5下。該作可能描繪紹興年間宋官兵於湘西白鶴峯所救平的洞庭湖楊么之亂。

<sup>45</sup> 曾幾，〈書徐明叔訪戴圖〉，《茶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頁18下。

<sup>46</sup> 張元幹，〈念奴嬌〉，《蘆川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4下。李彌遜，〈題明叔郎中海月吹笛圖〉，《筠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7，頁13下-14上。

<sup>47</sup> 樓鑰，〈跋從子深所藏書畫·徐明叔剡溪雪霽圖〉，《攻媿集》卷74，頁8下-9上。

<sup>48</sup> 張孝伯，〈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收入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四庫全書本），頁7上。

<sup>49</sup> 周必大，〈太和趙宰〉，《文忠集》卷187，紹熙二年，頁27下。

<sup>50</sup> 張孝伯，〈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收入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附錄》（四庫全書本），頁8上。

<sup>51</sup> 周必大，〈太和趙宰〉，《文忠集》卷187，紹熙二年，頁27下。樓鑰，〈跋從子深所藏書畫·徐明叔剡溪雪霽圖〉，頁8下。

然高宗與陳標對徐競篆書略有批評，<sup>52</sup>但仍舊被認為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且各有一種神氣」。<sup>53</sup>魏了翁亦稱道徐競書法，是「說文解字之外，自為一家」；<sup>54</sup>岳珂則稱讚徐競「書名之行使於東夷，歸而模範則有餘師，中興幾人存此絕技，太平之風尚想漸被」，<sup>55</sup>可見徐競是兩宋之際具代表性的書法家之一。

徐競對樓鑰兄弟的書法風格，影響甚深。徐競與樓璣關係密切，是樓璣眾多座上佳客之一，樓鑰和他的二哥樓錫幼時曾親炙徐競風采，讚他「風流韻度如晉唐間人」。樓錫受徐競影響更深，他一生長於律法，有許多具體的司法作為，但對詩文書法興趣更濃。在徐競的篆書風格影響下，樓錫致力研究鍾鼎文，對說文解字、小學、字書，都下過工夫。樓鑰形容樓錫：「尤好說詩，得風雅之深旨……筆力日進，動翰如風，對客作書，真行俱精，瞬息數函，不見其勞。嘗見徐公競作篆，心顧好之，下筆輒工，好事者爭求扁榜……晚年更斂制，稍尋斯冰之體，近方考證說文，仍集張氏復古與鍾鼎遺文，從韻疇分，欲為一書。」<sup>56</sup>

樓鑰解篆書能力甚強。他雖謙稱「不善篆而素好之」，<sup>57</sup>但袁燮讚其「精研字書，偏旁點畫，纖悉無差，世所承用而於義未安者，亦必辨正之」。<sup>58</sup>這

<sup>52</sup> 《思陵翰墨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6下。陳標，〈近世諸體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上，頁10下-11上。

<sup>53</sup> 陳標，〈近世諸體書〉，《負喧野錄》卷上，頁11上。史浩，〈跋徐明叔為張達權篆正心誠意樂天知命八字〉，《鄮峰真隱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6，頁13下-14上。

<sup>54</sup> 魏了翁，〈跋聶侍郎所藏徐明叔篆赤壁賦〉，《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上海：上海書店，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重印)卷62，頁16下-17上。了翁似不知徐鉉為競之先祖。

<sup>55</sup> 岳珂，〈徐明叔向熱傳達二〉，《寶真齋書法贊》，卷21，頁16上。後人曾將他與其兄穉山、米元暉、吳傳朋四人的書帖集成一編出版。劉克莊，〈跋小米二徐吳傳朋書〉，收入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冊329，卷7581，頁352。

<sup>56</sup> 樓鑰，〈先兄嚴州行狀〉，《攻媿集》卷85，頁20下-21上。

<sup>57</sup> 樓鑰，〈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銘〉，《攻媿集》卷70，頁10上。

<sup>58</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全宋文》冊281，卷6378，頁272。

種能力與風格，除了家傳小學、說文傳統外，多少也與徐競篆書啓迪有關，這一點可以從樓鑰和樓錫兄弟辨正字書的例子看出來。淳熙四年(1177)，樓鑰受友人林大備的囑託，辨明薛士隆以古篆體爲林父所寫墓誌銘。薛士隆邃於篆書，耽玩鍾鼎古文，喜撰奇古難識字體。由於其古篆難辨，樓鑰最初只能看懂二三成，經過與對探研篆書有心得的樓錫一起查閱字書，花了近一個月才完成。十二年後，林大備找到薛士隆留下的楷體墓誌銘，與樓氏兄弟辨明所得相校，竟「幾無所差」。<sup>59</sup>

## 五、以繪畫爲媒介的藝界師友

樓鑰家藏書畫豐富，自幼接受藝術薰陶及家族字學訓練，乃至親炙書畫名家徐競、劉岑作品，傳習其書法風格，造就了他鑑賞評述書畫的特殊能力，以「世所承用而於義未安者，亦必辨正之」的態度對所有書畫文物均詳加探究，<sup>60</sup>也養成他自己所說的「余平日見士大夫家故物，未嘗不起敬，亦因考其所自」的獨特嗜好。<sup>61</sup>因此，樓鑰歷官所至，不僅喜歡看他人蒐藏的書畫，更喜歡結交對書畫蒐藏或創作有特殊嗜好的朋友。樓鑰雖看過不少名家畫作，但自己不擅丹青，結交的畫家較少。然而，與他相交的少數畫家，彼此的交往卻頗爲特殊。其中最有名的當代畫家友人，當屬善畫牛的僧人智融和善畫枯木的王卿月。

釋智融(1114-1193)生於政和四年(1114)，俗姓邢，名洎，一名澄，世居開封，以醫入仕；難渡後居臨安萬松嶺，號草庵邢郎，官至和成郎，出入禁廷，受高宗賞識。隆興元年(1163)，智融五十歲，突然棄官謝妻子，祝髮遁入靈隱寺。後聞徑山有千丈巖、妙峯亭、栖靈隱潭都是幽僻絕勝之地，乃投跡爲終生之寄以避人。他的畫作近於靈怪，曾作二奇鬼於壁以除蛇患，畫龍

<sup>59</sup> 樓鑰，〈跋薛士隆所撰林南仲墓誌銘〉，《攻媿集》卷70，頁10下。

<sup>60</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全宋文》冊281，卷6378，頁272。

<sup>61</sup> 樓鑰，〈跋卞居士讓攝泰州長史牒並宣徽院公文〉，《攻媿集》卷71，頁15上。



首以祛旱。智融作畫隨意，「遇其適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岸巖石尤爲古勁。間作物像，不過數筆，寂寥蕭散，生意飛動」，「山林雲氣、四時萬變，到眼入心，一寓筆端，游戲點化，自然高勝，前無古人」，這種神氣是得自悟門，絕非積學所能至，超出翰墨畦畛，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他人雖極力摹寫也只能神似而已；其作品精深，簡妙動人，尤善作牛，自號老牛智融，其源流雖出於范牛，而妙處過之。<sup>62</sup>

智融畫作少，且避居深山，與世相隔絕，能得其字畫者絕少。樓鑰在淳熙七、八年間(1180-1181)始聞雪竇山智融善畫，見其畫作，認爲是有道之士，而非一般畫者，甚爲敬重；及至山中探訪，「一見心許」，寄紙請畫，智融不予，乃致詩相激：「古人惜墨如惜金，老融惜墨如惜命，人非求似韻自足，物已忘形影尤映，地蒸宿霧日未高，雨帶寒烟山欲暝。」<sup>63</sup>智融得之甚喜，不僅作〈歲寒三友圖〉送樓鑰，從此二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樓鑰「數年間，時得其得意之筆」。<sup>64</sup>紹熙四年(1194)，智融以八十歲高齡圓寂，其徒道元求樓鑰寫墓誌銘，以智融所畫〈彌勒像〉、〈牛溪烟雨〉及〈歸牛圖〉相贈，樓鑰則爲這三幅畫題詩。<sup>65</sup>他的好友李文綬贈和智融師，他亦有詩爲謝；<sup>66</sup>樓鑰也爲友人施武子所藏智融〈二牛圖〉題詩。<sup>67</sup>

智融的畫作不多，除樓鑰蒐藏外，釋居簡也見過〈牛軸〉及〈散聖畫軸〉二幅，對老融畫作的意境都有很高的評鑑，如說「畫牛至戴嵩能事畢也，雪竇老融則又出於規矩準繩之外」；<sup>68</sup>又說「老融自成一家者，未亦模寫」。<sup>69</sup>舒

<sup>62</sup> 樓鑰，〈書老牛智融事〉，《攻媿集》卷 79，頁 10 下-12 上。

<sup>63</sup> 樓鑰，〈催老融墨戲〉，《攻媿集》卷 2，頁 5 上-5 下。

<sup>64</sup> 樓鑰，〈書老牛智融事〉，《攻媿集》卷 79，頁 11 上。

<sup>65</sup> 樓鑰，〈題老融牛溪烟雨〉，《攻媿集》卷 2，頁 24 下；〈題老融歸牛圖〉，《攻媿集》卷 8，頁 22 上-22 下；〈題老融畫彌勒〉，《攻媿集》卷 81，頁 11 下。

<sup>66</sup> 樓鑰，〈李文綬和所贈老融詩復次韻爲謝〉，《攻媿集》卷 2，頁 25 上-25 下。

<sup>67</sup> 樓鑰，〈題施武子所藏老融二牛圖〉，《攻媿集》卷 9，頁 18 上。

<sup>68</sup> 釋居簡，〈跋雪竇老融牛軸〉，《北磻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7，頁 4 下-5 上。

<sup>69</sup> 釋居簡，〈跋老融散聖畫軸〉，《北磻文集》卷 7，頁 16 上-16 下。

岳祥也見過智融作畫，<sup>70</sup>趙孟堅與孫介也分別見過老融所畫烟雨景色。<sup>71</sup>

另一位以畫與樓鑰相交的，則是善畫枯木的多能奇士王卿月。王卿月(1138-1192)字清叔，號醒齋居士，生於紹興八年(1138)，先世世居開封祥符縣。父親王思正以醫入仕，為翰林醫痊。靖康之亂，徙寓台州，是為台州人。王卿月幼老於學，乾道二年(1166)中武舉，曾任漢陽軍都巡檢，非其志，改攻文舉，登乾道五年(1169)進士第。他任溫州樂清尉時，以計擒海寇，程大昌薦其才，改承奉郎，守宗正寺主簿；至淳熙元年(1174)除起居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制詞溫厚，人多稱之，論事不避親貴。後改知廬州，相繼任荊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知靜江府。淳熙十年(1183)，卿月帥襄陽，以襄陽為防守重地，條畫邊防利害。周必大曾勉以與郭協力，緩急相應。<sup>72</sup>次年，周必大與孝宗討論邊情時，指出王卿月武舉出身，又通文藝，較常人更能任事，但性好下棋與宴會，恐誤邊防，乃由必大致書戒諭。<sup>73</sup>十二年(1185)罷任，十五年(1188)除利州路提舉刑事，進直顯謨閣，帥瀘州，以福禍戒蠻人，息邊事。紹熙元年(1190)，改龍圖閣。紹熙三年(1192)，奉召還任宗正少卿，假吏部尚書，為金國正辰使，瘍發於背，卒于揚州途中，享年五十五。<sup>74</sup>

王卿月性警敏，記誦絕人，精習兵事，善矢射，又登儒科，詞章瞻蔚，隨事立就。有恢復之志，性慷慨，喜助人，疏財好義，好集書畫圖籍，遺有文集三十卷，惜不存。<sup>75</sup>旁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醫卜星歷，動皆精諧。清叔承襲其父醫學，尤精於婦產，曾為《產寶諸方》作序，認為產婦以作勞為大戒，「蓋百日之內，篇脈未續，血氣未充，分遷徙次舍，換

<sup>70</sup> 舒岳祥，〈老融墨戲詞〉，《閩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頁3下-4上。

<sup>71</sup> 趙孟堅，〈二十讚〉，《彝齋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頁32上。孫介，〈答僧道隆惠老融水墨一紙〉，《燭湖集·附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上，頁3上。

<sup>72</sup> 周必大，〈王清叔舍人〉，《文忠集》卷197，頁10下-11上。

<sup>73</sup> 周必大，〈移書王卿月等奏〉，《文忠集》卷147，五月二十五日，頁9上-9下。

<sup>74</sup> 樓鑰，〈太府少卿王公墓誌銘〉，《攻媿集》卷102，頁8上-13下。

<sup>75</sup> 樓鑰，〈太府少卿王公墓誌銘〉，《攻媿集》卷102，頁8上-13下。

易麻榻，乘虛起行，理髮盥面，小則貽終身亡疾，大則有不測之禍，故遠者百日，近者一月，皆須極加調理」。<sup>76</sup>

王卿月多才多藝。洪邁稱其「敏悟多藝，能琴棋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sup>77</sup>性喜「考辯鼎彝古物，遊戲翰墨丹青，一一造妙」，尤善畫枯木，元人湯垕說南宋初畫家廉布，號射澤老人，「畫枯木藜竹奇石，清致不俗，本學東坡，青出於藍，畫松柏亦奇。清叔亦畫枯木竹石，臨倣逼真，但筆墨麓惡少生意」。<sup>78</sup>清人王毓賢也說，「王清叔，學廉宣仲畫枯木竹石，模倣逼真」，傳世者有〈竹石枯槎圖〉一幅、〈靈壁石圖〉一幅及〈雪浪石圖〉四幅。<sup>79</sup>王卿月與樓鑰相識於同在溫州任職時，二人年齡相同而相從甚密；後在丹丘又有二年共事，相與論兵，有經世之志。樓鑰對清叔所畫枯木，尤有佳評，見於所藏三幅枯木。其一為〈斷崖小枯木〉，樓鑰描述該畫說「醒菴古木大似梁鵠書，有劍拔弩張之氣」；<sup>80</sup>次為〈全幅枯木〉「筆勢尤瓌壯，雜之文湖州射澤中，未易辨也」；<sup>81</sup>〈橫披山水〉則「觀此圖當作烟雨半開，登高臨遠時想，苟求形似，便失妙意，要不可以畫家三尺繩之」，<sup>82</sup>可見他的畫在南宋仍有一定的地位。

樓鑰與智融及王卿月的交游，都是在樓鑰壯年時期。智融和清叔除善畫外，兼長醫學與詩文，具多方面的才藝。智融死於紹熙四年(1194)，王卿月死於紹熙三年(1193)，這時樓鑰五十八、九歲。二人認識時，智融已年近古稀，樓鑰才四十五歲，可說是忘年友，但交往時間僅十二、三年，這一段時期樓鑰不僅正值壯年，且積極參與朝政，二人之間以知性相惜、文字相交的

<sup>76</sup> 王卿月，〈序〉，《產寶諸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上-1下。

<sup>77</sup> 洪邁，〈小紅琴〉，《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點校本）支志乙卷4，頁821。

<sup>78</sup> 湯垕，《畫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28下。

<sup>79</sup> 王毓賢，《繪事備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6，頁8上。

<sup>80</sup> 樓鑰，〈跋王清叔畫卷·斷崖小枯木〉，《攻媿集》卷70，頁4下。

<sup>81</sup> 樓鑰，〈跋王清叔畫卷·全幅枯木〉，《攻媿集》卷70，頁4下。

<sup>82</sup> 樓鑰，〈跋王清叔畫卷·橫披山水〉，《攻媿集》卷70，頁4下。

成分，多於對藝術的探討。樓鑰與王卿月在乾道年間(1165-1173)即認識交往，相知甚深，但卿月正值年輕、留意事功、企圖心旺盛之時，而在紹熙三年於出使途中驟逝，因此二人交往期間所關心者殆以朝政為重。<sup>83</sup>從《攻媿集》涉及智融及王卿月二人的畫作，較少切磋畫境，或與樓鑰所見其他畫比較討論，顯示他是這些畫作的接受者。樓鑰為二人撰寫墓誌，部分畫作是潤筆報酬。<sup>84</sup>這也說明，樓鑰雖然與二位當代繪畫大師有過密切交往，但繪畫並不是他關注或討論的重點。

## 六、以藝會友：樓鑰與書畫蒐藏家的交游

樓鑰對書畫文物的鑑賞與討論的興趣與能力，固然與家族長期累積文物所營造的環境，及自幼養成的能力訓練有關，但能豐富其討論內容並能產生切磋提升之效，則與有相同背景及能力，即同樣家藏豐富，並具備評品鑑賞能力的同好有關。有這種條件與能力的士人朋友固不乏其人，但其中有二個人最值得介紹，即篤好文物的汪達、王厚之。

汪達是信州玉山人，為南宋名臣汪應辰的次子。汪應辰原名洋，字孝伯，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多識奇字。受知於喻樗，以女妻之。從學於張九成，趙鼎延為館塾師。紹興五年(1135)登科第，為進士第一人，年僅十八，高宗特賜名為應辰，趙鼎因改字為聖錫，授鎮東軍簽判，召為秘書省正字。後因反對和議，得罪秦檜，請辭歸鄉，流落嶺嶠十七年。檜死還朝，任吏部郎官、秘書少監、吏部尚書等職。孝宗繼位，應辰因議太上皇尊號，觸怒高宗，補外，任知福州及四川置制使等職，於宣撫使吳玠死時穩定蜀政局，孝宗贊他「寬朕西顧憂」。召還，任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因革朝政弊事，得罪侍宦，被潛請祠。淳熙三年(1176)死於家，享年五十九歲。<sup>85</sup>汪應辰是高、

<sup>83</sup> 樓鑰，〈太府少卿王公墓誌銘〉，《攻媿集》卷102，頁8上-13下。

<sup>84</sup> 樓鑰文集中不見智融墓誌，但在卷79〈書老牛智融事〉曾提及樓鑰為其作墓誌銘事。樓鑰，〈書老牛智融事〉，《攻媿集》卷79，頁12下。

<sup>85</sup> 脫脫，〈汪應辰傳〉，《宋史》卷357，頁11876-11882。

孝二朝諫臣，爲人耿直，直言無隱，樓鑰稱其「以論和議不合，權臣惡其不附己，屢擯於外，幾二十年，而其學沛然莫禦。更化之明年，始入爲吏部郎，望臨一時，自爾入從出藩，四方以其出處爲輕重。位雖止於內相文昌，用不盡其學，至今學者尊敬，真有泰山北斗之望，可謂不負親擢矣」。<sup>86</sup>

汪應辰歷仕二代，參與朝政，結識名宦名士，勤於蒐藏文物。其少從呂本中、胡安國游，受知於喻樗、張九成、趙鼎、張浚，與王十朋、劉珙、陳良翰、虞允文、吳璘等往來密切，張栻與呂祖謙深器重之，又先後獲高宗、孝宗賞識，與當朝文臣有廣泛交往。善薦賢良如朱熹、尤袤、鄭樵、李燾等人。<sup>87</sup>兼負文才，著作甚豐，《宋史·藝文志》載其文集凡五十卷，名爲《文定集》，今存二十四卷。<sup>88</sup>應辰致力蒐集歷史文獻、器物，加上其岳父名望，因此所藏名家書畫甚多。就當時文集記錄所及名家書帖，包括蘇子美、黃山谷、朱希真、錢穆父、張耒、蘇軾、喻樗、李西台、尹彥明、歐陽修、蔡襄、汪應辰、高宗、孝宗、徐鉉、王岐公、蔡京、唐僖宗、邵康節、司馬光、韓琦、富弼、趙明誠等人的作品。前代名帖包括吳彩鸞〈玉篇鈔〉、顏魯公〈書裴將年詩〉、〈淳化本修楔序〉、〈樂毅論〉。名畫包括吳道子〈魏野草堂圖〉與〈天龍八部〉，李公麟〈飛騎斫鬃射楊枝〉、〈繡毬圖〉、〈九歌圖〉與〈陽關圖〉，米元暉〈蔣山出雲〉與〈湖山瑞雪圖〉、王詵〈江山秋晚圖〉、范寬〈雪景〉、燕文貴畫卷、《漢晉印章圖譜》之「立義行事」銅印鼻鈕、韓國魏率喜胡阡長銅印駝鈕、<sup>89</sup>〈泰山秦篆譜〉，以及歐陽修的《六一居士集》等大量豐富的名家書畫與重要歷史文物。

<sup>86</sup> 樓鑰，〈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攻媿集》卷 69，頁 15 下-16 上。

<sup>87</sup> 汪應辰，〈薦尤袤劄子〉，《文定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6，頁 1 下-2 上、〈薦李燾與宰執書〉，《文定集》，卷 13，頁 13 上-13 下。四庫全書《文定集》提要稱，汪應辰爲朱熹從表叔，相交甚密，契分尤深。見四庫館臣，〈目錄〉，《文定集》，頁 5 上。

<sup>88</sup> 四庫館臣，〈目錄〉，《文定集》，頁 5 下-6 上。

<sup>89</sup> 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收入陶宗儀，《說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97 上，頁 9 下、11 上。

汪達字季路，為汪應辰次子。乾道八年(1172)黃庭榜進士出身，<sup>90</sup>先後任吏部侍郎、權工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sup>91</sup>官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汪達博學多識，善書法，嘗為其父代筆，頗有乃父風範，<sup>92</sup>對書畫文物的蒐藏與探討的興致尤高；<sup>93</sup>交友廣闊，孝宗至寧宗時重要文臣如周必大、朱熹、楊萬里、袁說友與樓鑰，均與之有深交。

汪達所藏書畫名品甚多。朱熹稱「季路所藏法書名畫甚富，計無出其右者」。<sup>94</sup>樓鑰也稱「其家法書甚富」。<sup>95</sup>周必大以歐陽修說蘇子美喜行狎草書，汪達所藏即頗備此體。<sup>96</sup>其他如淳熙五年(1178)高宗為太上皇時親書的〈祭土地文稿〉真跡、<sup>97</sup>原收藏於紹興御府的〈東坡書李杜諸公詩〉，<sup>98</sup>以及張栻所藏吳道子名畫〈昊天觀壁〉名畫，都是世所稀有的珍品。<sup>99</sup>其藏〈蘭亭序〉也被時人視為少數的「至寶物」之一。<sup>100</sup>汪達曾將所蒐集的〈閣帖〉的體式、行數彙整成體例，成為此後鑑定真偽的準則。<sup>101</sup>曾觀覽過汪達所藏書畫文物的當代著名文士，包括周必大、朱熹、楊萬里、袁說友與樓鑰。其中以樓鑰

---

<sup>90</sup> 陳騏，《南宋館閣錄·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 7，頁 12 上。

<sup>91</sup> 真德秀，〈辭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真文忠公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重印)卷 19，頁 23 上-23 下；〈辭免除權工部尚書兼職依舊恩命不允詔〉，卷 20，頁 19 上-19 下；〈辭免除權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日下供職不允詔〉，《真文忠公集》卷 20，頁 20 上-20 下。

<sup>92</sup> 後人對汪達的書法雖未見評論，但從周必大說汪應辰中年以後有眼疾，「頗憚親染」，與之通問「皆季路代作」，可見汪達的書法亦當不弱。周必大，〈跋汪聖錫與武義宰趙醇手書〉，《文忠集》卷 46，頁 10 上-10 下。

<sup>93</sup> 周必大，〈汪季路司業〉，《文忠集》卷 188，頁 18 下-20 下。

<sup>94</sup> 朱熹，〈跋吳道子畫〉，《朱子全集》卷 84，頁 4152。

<sup>95</sup> 樓鑰，〈恭題汪達所藏高宗宸翰 紹興五年御書廷試策問〉，《攻媿集》卷 69，頁 16 下。

<sup>96</sup> 周必大，〈題蘇子美帖臨本〉，《文忠集》卷 15，頁 20 下。

<sup>97</sup> 周必大，《淳熙玉堂雜記》上，《文忠集》卷 174，頁 14 上。

<sup>98</sup> 朱熹，〈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朱子全集》卷 84，頁 4150。

<sup>99</sup> 朱熹，〈跋吳道子畫〉，《朱子全集》卷 84，頁 4152。

<sup>100</sup> 袁說友，〈跋汪季路太傅定武本〈蘭亭修楔序〉〉，《東塘集》卷 19，頁 12 下。

<sup>101</sup> 劉克莊，〈跋閣帖〉，收入《全宋文》冊 329，卷 7581，頁 337-338。

留下的紀錄最多、涉及的內容也最豐富。

樓鑰與汪逵結識，當始於光宗紹熙元年(1190)。當時樓鑰為考功郎中，汪逵為太常博士，同任禮部進士考試的點檢試卷官。<sup>102</sup>兩人相交，一方面因彼此成長背景相近，對蒐藏與評賞書畫又有共同興趣，另一方面則是結交了朱熹、周必大、舒璘等理念相近的朋友，此後也因支持趙汝愚、反對韓侂胄，以致在慶元元年(1195)袁燮、陳武和孫元卿被罷時，任國子司業的汪逵因挺身為他們辯護而同遭罷黜，<sup>103</sup>歷經十年仍無復官機會，<sup>104</sup>一直到韓侂胄被弒，史彌遠繼相，號召更化，招納被罷的在野士人，樓鑰、汪逵才入京任官。汪逵被任命為工部兼太子右庶子，<sup>105</sup>與轉任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的樓鑰，共同檢討趙崇憲為其父趙汝愚雪冤之案，奏請「昭雪故相之辜」。<sup>106</sup>嘉定以後，二人既同朝任官，有共同的情誼與嗜好，且已過花甲之年，除關心政局國事之外，更多的時間是討論他們所同有的文藝嗜好。這與周必大、朱熹對汪逵家藏書畫討論的時間，多在淳熙十年(1183)至慶元元年(1195)年間，是有所不同的。<sup>107</sup>

樓鑰評題汪逵蒐藏的書畫作品，多達三十六件，其中圖畫有九幅，包括吳道子、李公麟(二幅)、王詵、魏野、范寬、燕文貴、米文暉(二幅)。著名的書帖達二十七種之多，其中宋代名宦的筆跡有十九種，包括徐鉉、王岐公、蘇子美、蘇軾(四幅)、黃太史、蔡京、蔡襄、歐陽修、司馬光(二幅)、趙明誠、富弼、韓琦，以及高宗親筆所書、賜贈汪應辰而為汪氏傳家寶的〈廷試

<sup>102</sup> 徐松輯，〈選舉〉之 22 〈考試〉，紹熙元年正月 24 日，《宋會要輯稿》，冊 116，頁 10。

<sup>103</sup> 汪逵過去曾力薦舒璘。脫脫，〈舒璘傳〉，《宋史》卷 410，頁 12339。汪逵因挺身辯護而遭罷黜事，見徐松輯，〈職官〉之 73 〈黜降官〉 10 之 1，慶元元年 6 月 19 日條，《宋會要輯稿》，冊 102，頁 20。

<sup>104</sup> 徐松輯，〈職官〉之 74 〈黜降官〉 11，嘉泰 4 年 8 月 28 日條，《宋會要輯稿》，冊 103，頁 16。

<sup>105</sup> 徐松輯，〈職官〉之 7 〈皇太子宫小學〉，嘉定元年 8 月條，《宋會要輯稿》，冊 64，頁 45。

<sup>106</sup> 袁燮，〈資政殿大學士贈少師樓公行狀〉，收入《全宋文》冊 281，卷 6378，頁 269。

<sup>107</sup> 可參考周必大《文忠集》卷 15、17、193，與朱熹《朱子全集》卷 10、38、64。

策問〉與〈中庸〉二篇。<sup>108</sup>另有唐代顏真卿與唐僖宗的書帖，而傳世的書法名作則有〈蘭亭序〉二種及吳彩鸞的〈唐韻〉以及〈樂毅論〉。

樓鑰討論汪逵蒐藏品的內容，重點大致可分為二方面。一是讚嘆作品的珍貴與價值，這主要是對傳世的名畫而言，如汪逵所藏的二種〈蘭亭序〉。樓鑰曾看過十數種不同版本，自己也藏有二種，確認為汪逵所藏的定武本品質佳勝，「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型。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sup>109</sup>另一種淳化本也是最好的一種，<sup>110</sup>而他為汪逵所藏吳彩鸞〈唐韻〉題跋中，也認為相傳久遠的真跡，儼然在「筆精墨妙信入神，間以朱丹倍晶彩」，雖然至今部分字跡不全，要再刻石也不易，但樓鑰以逾七十之年才見此書，已是「平生願見心便足」。<sup>111</sup>〈樂毅論〉也是樓鑰常見之名帖，汪逵所藏則被他指為精品。<sup>112</sup>樓鑰看到汪逵所藏邵康節〈觀物篇〉原稿，與當時所存不同版本比較之後，「始知版本失真為多」，揭示原稿價值。<sup>113</sup>

其次，則藉以敘史或考史，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殆為二幅高宗御筆書帖，藉御書廷試策問，述說汪應辰的際遇與政績，及親筆策問的價值。御書〈中庸篇〉的紀念性更強，文中說出高宗親筆寫三千五百字的中庸，由趙鼎摹刻賜給新第進士。趙鼎素重汪應辰，謫死海南島前，遺言送御書真跡給汪應辰，頗具文物與史料價值。從〈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的書帖中，述說蔡京當國，透過御書與違御筆為禍徽宗朝政的見證。<sup>114</sup>在〈唐僖宗賜愬實敕書〉中，藉著與《檣杵》一書的比對，確定這份敕書作於僖宗中和三年間，受敕書當為黔南節度使愬實，以修訂王世臣及鄧名世之誤。<sup>115</sup>對邵康節

<sup>108</sup> 樓鑰，〈恭題汪逵所藏高宗宸翰〉，《攻媿集》卷 69，頁 15 下-17 下。

<sup>109</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修禊序〉，《攻媿集》卷 2，頁 14 上-15 上。

<sup>110</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淳化本修禊序〉，《攻媿集》卷 76，頁 7 上-7 下。

<sup>111</sup> 樓鑰，〈題汪季路家藏吳彩鸞唐韻後〉，《攻媿集》卷 5，頁 12 下-13 上。

<sup>112</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付官奴樂毅論〉，《攻媿集》卷 76，頁 7 上。

<sup>113</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邵康節觀物篇〉，《攻媿集》卷 76，頁 9 上。

<sup>114</sup> 樓鑰，〈跋汪季路書畫·蔡京自書竄謫元符黨人詔草〉，《攻媿集》卷 71，頁 2 下-3 上。

<sup>115</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唐僖宗次愬實敕書〉，《攻媿集》卷 76，頁 4 下-6 上。



〈觀物篇〉，則藉原書稿與書籍對照，說明版本失真的情形。<sup>116</sup>唯一一件以古諷今的，則是〈溫公奏稿〉，藉司馬光平章軍國重事一職來諷刺寧宗權相韓侂胄，「近歲竊平章之名而不加重字，豈其力不足以得此哉？欲盡總眾職以盜大權爾，彼亦不足以知此，蓋有教之者」。<sup>117</sup>

另一位與樓鑰以書畫相交的朋友，是南宋中期重要的文物蒐藏家王厚之(1131-1204)。王厚之字順伯，號厚齋，是北宋名臣王安禮的四世孫，原為臨川人，其祖王榕遷居諸暨，是為諸暨人。王厚之生於紹興元年(1131)，二十六年(1136)入太學，登乾道二年(1166)蕭國梁榜進士。<sup>118</sup>淳熙十一年(1184)監都進奏院，<sup>119</sup>曾任禮部試之點檢卷及被派措置諸路遞腳。<sup>120</sup>十三年(1186)，改軍器監主簿，任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對讀官，<sup>121</sup>對當時將軍事與一般行政傳遞之擺舖、斥堠、省遞參混所引發的弊端，提出改革方案。<sup>122</sup>十四年(1187)，再任禮部進士考試點檢試卷官。<sup>123</sup>十五年(1188)，改秘書郎兼權倉部郎官。<sup>124</sup>十六年(1189)，除直秘閣、淮南路轉運判官。<sup>125</sup>紹熙年間召為度支員外郎，先後任兩浙轉運判官；紹熙五年(1194)間，知臨安府，被劾「好任私意，肆為異說，短於治劇」，<sup>126</sup>後任提點坑冶鑄錢及提點江東刑獄等官，乞致仕，進直寶文閣。嘉泰四年(1204)卒，享年七十四歲。綜觀王厚之雖出

<sup>116</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邵康節觀物篇〉，《攻媿集》卷76，頁7下-9上。

<sup>117</sup> 樓鑰，〈跋汪季路所藏書帖·溫公奏藁〉，《攻媿集》卷76，頁9下。

<sup>118</sup> 陳騏，《南宋館閣錄·續錄》卷8，頁8下。

<sup>119</sup> 徐松輯，〈選舉〉22〈考試〉，淳熙11年正月9日條，《宋會要輯稿》，冊116，頁6。〈職官〉52〈遣使〉，淳熙12年5月25日條，《宋會要輯稿》，冊91，頁17。

<sup>120</sup> 徐松輯，〈方域〉11、〈傳驛〉2，淳熙12年5月25日，《宋會要輯稿》，冊191，頁31。

<sup>121</sup> 徐松輯，〈選舉〉11、〈制科〉2，淳熙13年5月25日，《宋會要輯稿》，冊111，頁38。

<sup>122</sup> 徐松輯，〈方域〉11、〈傳驛〉2，淳熙13年2月23日，《宋會要輯稿》，冊191，頁32。

<sup>123</sup> 徐松輯，〈選舉〉22〈考試〉，淳熙14年正月20日，《宋會要輯稿》，冊116，頁8。

<sup>124</sup> 徐松輯，〈職官〉52〈遣使〉，淳熙12年5月25日，《宋會要輯稿》，冊91，頁17；〈瑞異〉3〈水災〉，《宋會要輯稿》，冊52，頁15。

<sup>125</sup> 徐松輯，〈職官〉72〈黜降官〉9，淳熙16年5月23日，《宋會要輯稿》，冊101，頁51；〈食貨〉41〈和糴〉，《宋會要輯稿》，冊142，頁20；〈食貨〉63〈屯田雜錄〉，《宋會要輯稿》，冊154，頁61。陳騏，《南宋館閣錄·續錄》卷8，頁8下。

<sup>126</sup> 徐松輯，〈職官〉73〈黜降官〉11，紹熙5年7月24日，《宋會要輯稿》，冊102，頁18。

身臨川名門之後，進士及第時已三十五歲，此後的仕途卻未見順遂，這可能受南宋初期對王安石變法的負面評價，抑或與他的治事能力有關，但也更可能是他對書畫文物等藝文活動的濃厚興趣，影響了追求仕途發展的意願所致。

王厚之是南宋知名的金石碑帖文物蒐藏家與研究者。王家為臨川世家，家藏書畫文物不在少數，王厚之對文物蒐藏的興趣，在他入太學之後即已顯現。宋人章橋《古文苑》中收錄王厚之對石鼓文刻石的文章提到，徽宗大觀年間置於保和殿的石鼓刻石，到靖康之役，金人押之北走時，沈於黃河中，拓本與法書遂成了最寶貴之物。王厚之在紹興二十九年(1159)於太學上庠獲得，「喜而不寢，手自裝治成冊」，<sup>127</sup>此後不斷蒐集與研究。淳熙十年(1183)，他由徐壽卿贈送〈樂毅論〉，將它及先前所得舊本與歐陽修本相校，完全相同。<sup>128</sup>王厚之究心於古物已成癖，藏數益大，正如袁說友所說：「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饑欲食。有時瞥眼道旁見，倒屣迎之如不及，牙籤軸已過三萬，集古錄多千卷帙。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力。」<sup>129</sup>他被認為是好古博雅之士，「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與尤袤俱以博古知名於世。<sup>130</sup>

王厚之的蒐藏文物種類繁多且均為極致精品，洪邁說他「藏者賢墨帖至多」，<sup>131</sup>包括鍾繇〈力命表〉，其中〈樂毅論〉、〈黃庭經〉、〈東方贊〉都是朱熹未曾見過的，<sup>132</sup>此外尚有〈王荊公詩卷〉、<sup>133</sup>王羲之〈絳帖平〉，<sup>134</sup>以及歐

<sup>127</sup> 章橋，《古文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頁9上-13上。

<sup>128</sup> 陳思，〈晉樂毅論〉，《寶刻叢編》(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歷代碑誌叢書，清光緒十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刊本)卷14，頁39下-41上。

<sup>129</sup> 袁說友，〈題王順伯秘書所藏蘭亭修禊帖〉，《東塘集》卷2，頁21上。

<sup>130</sup> 張溥，〈人物〉，《寶慶會稽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冊7，嘉慶十三年刻本影印)卷5，頁10下-11上。

<sup>131</sup> 洪邁，〈高子允謁刺〉，《容齋隨筆·三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16，頁605。

<sup>132</sup> 朱熹，〈題樂毅論〉，《朱子全集》卷82，頁4040。

<sup>133</sup> 洪适，〈跋王順伯所藏荊公詩卷〉，《盤洲文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重印)卷63，頁11上-11下。

<sup>134</sup> 姜夔，《降帖平》(出版項)卷6，頁5上。

陽修《集古錄》序的真跡、<sup>135</sup>李清照《金石錄》序的原稿，<sup>136</sup>與范仲淹致尹洙的二份書帖。<sup>137</sup>由畢良史、朱希真所募集成、薦送秦燾的《鐘鼎款識》，後來也歸於王厚之。<sup>138</sup>

王厚之蒐藏的石碑更多達千種。所藏名碑包括經其確認為漢代刻於禹廟窆石的題字，<sup>139</sup>王厚之友人邵偉經許氏叢冢所得轉贈的漢代〈司農許馘劉夫人碑〉、<sup>140</sup>顏真卿的〈康府君碑〉等，<sup>141</sup>尚有為數不少五代時期的吳越碑刻，經其考訂，證明錢鏐嘗稱帝改元，以修正歐陽修、司馬光看法。<sup>142</sup>王厚之蒐集碑刻之富，與沈虞卿、尤袤相當，楊萬里即稱「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奄有，岫山科斗不要論，嶧山堊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勳，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真筆，遂初心妬口不言，君看跋語猶悵然」；<sup>143</sup>元人柳貴則認為他是「中興第一」。<sup>144</sup>除嗜於蒐集外，王厚之亦精於金石文物的探研考究。除洪邁外，陸九淵與朱熹都曾對其考訂，深表肯定。<sup>145</sup>王厚之將古今碑刻詳加考訂成《復齋金石錄》、《金石錄考異》、《考

<sup>135</sup> 楊萬里，〈跋王順伯所藏歐公《集古錄》序真蹟〉，《誠齋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景宋寫本重印）卷24，頁1下-2上。

<sup>136</sup> 洪邁，〈趙德甫金石錄〉，《容齋隨筆·四筆》卷5，頁673。

<sup>137</sup> 柳貫，〈跋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啓墨蹟〉，收入《范文正集·補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頁43上-44上。

<sup>138</sup> 朱彝尊，〈宋拓鐘鼎款識跋〉，《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卷46，頁2上-2下。

<sup>139</sup> 朱彝尊，〈會稽山禹廟窆石題字跋〉，《曝書亭集》卷47，頁3下-4上。

<sup>140</sup> 洪邁，〈司農劉夫人碑〉，《隸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頁6下-8上。

<sup>141</sup> 施宿，〈碑刻·康府君碑〉，《嘉泰會稽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冊7，嘉慶十三年刻本影印）卷16，頁21上。

<sup>142</sup> 洪邁，〈錢武肅三改元〉，《容齋隨筆·四筆》卷5，頁673。

<sup>143</sup> 楊萬里，〈跋王順伯所藏歐公《集古錄》序真蹟〉，《誠齋集》卷24，頁1下-2上。

<sup>144</sup> 柳貫，〈跋文正公與尹師魯手啓墨蹟〉，收錄於《范文正公集·補編》卷3，頁43上-44上。

<sup>145</sup> 參見陸九淵，《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點校本），〈語錄〉卷上，頁406、卷下，頁447；朱熹，〈題鍾繇帖〉、〈跋蘭亭敘〉，《朱子全集》卷82，頁4041、4186。

古印章》等書，<sup>146</sup>另有《漢晉印章圖譜》。<sup>147</sup>

樓鑰與王厚之結識相交的時間不明，從《攻媿集》所錄樓鑰撰王厚之任官制書，大約均在光宗紹熙三年至五年間(1192-1194)，而從樓鑰對其蒐藏書畫題跋，其中有年代可稽，最晚的時間是他七十四歲那年，<sup>148</sup>時為嘉定三年(1210)，則王厚之已逝世六年矣。由此推知，二人訂交或在光宗末與寧宗嘉泰四年以前，大約在二人罷官閑退時期。

樓鑰看過王厚之蒐藏書帖，凡十一種，包括黃長睿的〈東觀餘論〉、〈范仲淹致尹洙帖〉、〈王安石書佛語〉、林和靖〈與通判帖〉、王羲之章草、米元章行書、篆書、隸書三帖、蘇子美〈錦雞詩〉、鍾繇〈力命表〉，以及幾件〈蘭亭序〉，<sup>149</sup>對他的收藏之富與文藝修為十分讚賞，說「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求篆隸，上下數千載，袞袞不能字休，而一語不輕發」。<sup>150</sup>對其所藏多樣的〈蘭亭序〉深為折服，說到：「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家無一名帖，心願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裡矣，豈所謂不治將深者也。」<sup>151</sup>其中包括被尤袤譽為當代〈蘭亭序〉第一本的定武本。<sup>152</sup>王厚之與尤袤均被南宋文人認為是精通〈楔帖〉等書帖的博雅之士。<sup>153</sup>

從樓鑰與汪、王二位書畫文物蒐藏家的交往與文字內容，可以觀察到他與上節所述智融、王卿月二位名畫家的關係，有相當大的差異。首先，樓鑰

<sup>146</sup> 張溟，〈人物〉，《寶慶會稽續志》卷5，頁10下。

<sup>147</sup> 方以智，〈地輿〉，《通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6，頁2上。

<sup>148</sup> 樓鑰，〈題黃長睿東觀餘論〉，《攻媿集》卷76，頁15下。

<sup>149</sup> 樓鑰，〈跋王順伯所藏二帖〉，《攻媿集》卷70，頁1上-1下；〈跋王順伯家藏帖〉，《攻媿集》卷71，頁4下-6上；〈題黃長睿東觀餘論〉，《攻媿集》卷76，頁14上-16上。

<sup>150</sup> 樓鑰，〈跋王順伯所藏二帖·鍾繇力命帖〉，《攻媿集》卷70，頁1上-1下。

<sup>151</sup> 樓鑰，〈跋王順伯所藏二帖·定武修楔序〉，《攻媿集》卷70，頁1下。

<sup>152</sup> 尤袤，〈跋蘭亭〉，《梁谿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頁19上-22下。樓鑰，〈王伯長定武修楔序〉，《攻媿集》卷73，頁4下。

<sup>153</sup> 劉克莊，〈跋楔三帖〉，收入《全宋文》冊329，卷7580，頁335-336。又見劉克莊，〈樂毅論〉，收入《全宋文》冊330，卷7589，頁56。

與汪、王二人的結識時間較晚，分別是紹熙元年(1190)與汪達結識，而與王厚之訂交則當在紹熙三年至五年間(1192-1194)，都是這三個人政治生涯的中晚期，尤其經歷寧宗初期政局變動，樓鑰有長達十三年的閑退鄉居歲月。這段時間，他積極從事鄉里公益活動及耆老詩友的結社，並串建家族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統，與子侄共同蒐集整理家族文物。<sup>154</sup>由於擺脫政治的束縛，有較充裕的時間，與友人切磋、討論藝術文物，而且他與汪、王二人的家族背景相似，先人都是朝廷重臣（汪應辰、王安禮），與當代名流望族有過密切的交往，且政治經歷變動甚大，足以留下許多豐碩的文獻與回憶。同時，這二個家族都在江南，未受政局沖擊而漂泊遷移，家族及先人遺物保留較為齊全。既是江南望族及共同仕宦經歷，更重要的是他和汪、王對蒐集古文物、探究考訂歷史源流與文物價值，有共同的癖好與能力，乃引發彼此討論切磋的興趣，致關係益形密切。

觀察樓、汪、王三人的蒐藏、嗜好與評賞的興趣，可以發現他們都對書法有關的文物較有偏好，尤其喜好如王羲之父子的作品等古代名帖，以及當代皇帝御筆及名臣遺墨。這方面可能由於四明樓氏宅園曾在建炎三年(1129)金兵進犯時遭焚燬，留下家族紀念性文物較少，引發樓鑰積極向富盛家族蒐求能彰顯家族名望的文物的動力，並藉由字學考訂的長才，討論書帖的文獻價值。這也顯示在古物的蒐藏與認識上，樓鑰是學習者，而對文物的價值認定，則為其特長。顯然他對書法的興趣與評鑑能力，優於繪畫。

## 七、餘論

本文從樓鑰的家族蒐藏與家學傳統，及其受書法前輩啓迪的過程，觀察他書畫文物評賞能力的養成，並以此為基礎，以個案介紹樓鑰仕宦歷程中，締結書畫同好、以藝會友的實況。

---

<sup>154</sup> 黃寬重，〈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第28卷第3期，頁1-22。

從現有資料顯示，樓鑰精於書法但不諳繪畫，此固與個人秉賦及家族傳統有關，然或亦反映宋代多數士人評賞蒐藏書畫的特質。意即，其書畫蒐藏多以與父祖先人交往的文人書畫為主，前代及傳世的名作為次；從討論內容觀察，則多視藏品為好友聚會共賞的對象，而非如後世意在爭取真本、競逐個人蒐羅文物之本事，樓鑰多次臨摹名帖即為顯例。也就是說，書畫是宋代士人之間交游討論、以藝會友的憑藉，討論範圍以作品所涉知識內涵為主，而以美學、經濟價值為次。

另一方面，樓鑰精於書法、不諳繪畫，也相當程度反映宋代文人畫的發展過程。北宋以來，繪畫創作及鑑賞活動深入文人生活，畫作怡情悅性，體現文人文化修養。<sup>155</sup>然而，宋代畫院有專致其業的官員，除少數專致繪畫者外，多數以功名仕進為重的士人，對書法的訓練與講求重於繪畫，繪畫多作為友朋之間閒暇交際時把玩評賞之用。因此，對多數仕宦者而言，品評書畫的主題是畫境風格與技藝為重，較少措意於繪畫鑑別的理論，這也更能說明書畫文物對士人官僚交流的意義。尤有甚者，擁有書畫文物及具有討論能力的人，雖能形成社群，但人數不多，更凸顯其與一般人際互動間的雅俗之別。

宋代士人強調尋古以創新。蒐集、展現所藏書畫文物，是士人入仕後，有志於精神文明生活所努力經營的方向，也是營建人際關係，及形塑家族文化傳承的主要活動之一。因此，眾多仕歷有成的富盛官僚家族，積極搜求稀古文物或當代珍寶，經營布置幽雅的宅院，以為度藏文物與塑造藝術氛圍的場所。其藉同好交流之便，使子弟得以浸淫於藝文氣氛之中，陶鑄其學藝能力，形成家族的藝文傳統。書畫文物更是經營人脈的利器，把玩鑑賞構成士人官僚日常生活與人際交往的一環，興味相近者甚至組成雅集，彼此切磋討論，並將之納入詩文創作中，形成個人著作中的主要內容。這種「以藝會友」、追求高雅藝術內涵的士人，自視與一般單純追求仕進的官僚有別，成為士人群體中鑑別文化素養的另一準則，也是另一種身份的象徵。

---

<sup>155</sup> 石守謙，〈賦彩製形——傳統中國美學思想與藝術批評〉，收入郭繼生主編，《美感與造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51-59。

如同多數宋代士大夫，樓鑰透過科舉，追求仕進，積極參與中央朝政，推動地方教化，乃至致力學術，改善鄉里社會等，契合儒家傳統的基本信念與關懷，也形成認同「士人」身份的共同準則。科舉既為有志於仕宦者的必經之途，其考試所依憑的儒家經典，是宋代士人教育養成最重要的資源，也是唯一的「正道」，捨此則往往被視之為「小道」。然而，宋代社會分工日益繁複多元、社會經濟變遷日趨迅速，眾多士人追求科舉仕進，卻未必人人得意，需要靠宗教以求精神慰藉、抒解心理壓力，或挾知識從事官宦之外，如醫、商等行業，以技術專業謀生。因此，過去被視為小道的佛道、醫卜、堪輿之術，在社會中大量出現並漸趨專業化，部分以此為業的士人甚至著書立說，影響社會。久之，這些傳統儒學以外的文化元素，也滲透進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士大夫與從事小道者互動密切。這種現象，就構成宋代，特別是南宋，士庶社會多元的發展樣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學界已獲致相當的成果，但也仍有開展空間。<sup>156</sup>

同樣的，在宋代士人視為正道的層面上，亦有努力的空間。目前關於宋代士人官僚的討論，對科舉、教育，及參與中央與地方政務教化、鄉里關懷、推動社會福利等屬於儒家經世性的政治社會活動的成果，十分豐碩，這也彰顯宋代士人活動的主軸所在。不過，在士人官僚文化精神層面的探討上，仍以詩文結社、遊賞唱酬等文化活動及學術思想活動為主，對構成士人日常生活，乃至交游依託的書畫文物等「藝」討論，則相對貧乏。然而，藝術文化雖非科舉必考科目，卻是儒者陶冶身心、厚植素養、鑒別雅俗的主要依據，也是儒家追求的六藝之一，經過數千年的積累，已為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重要傳統與特色。鑑於目前歷史學界對「以藝會友」所形成的人際關係及藝文

---

<sup>156</sup> 目前國內的討論，以廖咸惠與劉祥光為主。參見劉祥光，〈兩宋士人與卜算文化的成長〉，收入蒲慕洲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221-277；〈宋代風水文化的擴展〉，《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頁 1-78。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第 20 卷第 4 期，頁 1-58；〈探休咎——宋代士大夫的命運官與卜算行為〉，收錄於《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互動》（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1-43；〈墓葬と風水：宋代にお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都市文化研究》（2008，大阪）第 10 期，頁 96-115。

生活的討論，仍待開拓，本文以樓鑰為例進行初步探討，旨在籲請先進同道，共同關注此類議題，拓展不論宋代士人視為「正道」或「小道」的文化活動研究，以呈現宋代，特別是南宋，更完整而多元的社會文化面貌。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古籍

- 宋·不著撰人，《產寶諸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不著撰人，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北平圖書館影印本重製。
- 宋·不著編輯者，宋·章樵注釋，《古文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尤袤，《梁谿遺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厚之，《漢晉印章圖譜》，收入陶宗儀，《說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洋，《東牟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王庭珪，《廬溪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史浩，《鄞峰真隱漫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朱熹，《朱子全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臺北：藝文印書館，1964，百部叢書集成據光緒二十六年廣雅書局史學叢書本影印。
- 宋·李彌遜，《筠谿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汪應辰，《文定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周必大，《文忠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

宋·周輝撰，劉永翔校注，《清波雜誌》，北京：中華書局，1994。

宋·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第2冊，嘉慶六年金陵孫忠愍祠刻本影印。

宋·岳珂，《寶真齋書法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姜夔，《絳帖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施宿，《嘉泰會稽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嘉慶十三年刻本影印。

宋·洪适，《盤洲文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宋刊本重印。

宋·洪邁，《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據清光緒元年重校同治年間洪氏刊本標點出板。

宋·洪邁，《隸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洪邁撰，何卓點校，《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2006。

宋·范仲淹，《范文正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員興宗，《九華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孫應時，《燭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徐度，《卻掃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7，據光緒四年越冬集印本影印。

宋·徐競，《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真德秀，《真文忠公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重印。
- 宋·袁說友，《東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張元幹，《蘆川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張淏，《寶慶會稽續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宋元方志叢刊》，第7冊，嘉慶十三年刻本影印。
- 宋·張端義，《貴耳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思，《寶刻叢編》，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編，《歷代碑誌叢書》，第1冊，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清光緒十四年吳興陸氏十萬卷樓刊本。
- 宋·陳標，《負喧野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騏，《南宋館閣錄·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陸九淵撰，鍾哲點校，《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宋·曾幾，《茶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湯垕，《畫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舒岳祥，《閱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楊萬里，《誠齋詩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楊萬里《誠齋集》，上海：上海書局，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借江陰繆氏藝風堂藏景宋寫本重印。
- 宋·葉寘，《愛日齋叢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本。

宋·董更，《書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趙孟堅，《彝齋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趙構，《思陵翰墨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樓鑰，《攻媿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重印。

宋·魏了翁，《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四部叢刊初編，據上海涵芬樓景印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刊本重印。

宋·釋居簡，《北磻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明·方以智，《通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四部叢刊正編，上海涵芬樓景印原刊本。

清·王毓賢，《繪事備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中文部分—論著

王連起主編 (2008)，《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

石守謙 (1982)，〈賦彩製形——傳統中國美學思想與藝術批評〉，收入郭繼生 (主編)，《美感與造型》，頁 51-59，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衣若芬 (1999)，《蘇軾題畫文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

- 梁庚堯(1985)，〈家族合作、社會聲望與地方公益——宋元四明鄉曲義田的源起與演變〉，收入氏著《南宋的農村經濟》，頁 213-237，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黃寬重 (2006)，《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黃寬重 (2011)，〈串建歷史記憶、形塑家族傳承——以樓鑰及其族人的書畫文物蒐藏與書籍刊刻為例〉，《故宮學術季刊》，28(3)，頁 1-22。
- 廖咸惠 (2004)，〈探休咎——宋代士大夫的命運官與卜算行爲〉，收錄於走向近代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互動》，頁 1-43，臺北：東華書局。
- 廖咸惠 (2008)，〈墓葬と風水：宋代にお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都市文化研究》，10，頁 96-115。
- 廖咸惠 (2009)，〈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頁 1-58。
- 劉祥光 (2005)，〈兩宋士人與卜算文化的成長〉，收入蒲慕洲(主編)，《鬼魅神魔：中國通俗文化側寫》，頁 221-277，臺北：麥田出版社。
- 劉祥光 (2010)，〈宋代風水文化的擴展〉，《臺大歷史學報》，45，頁 1-78。

## Friends of the Arts: Lou Yue's Artistic Cultivation and His Friends 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Kuan-Chung Huang\*

### Abstract

Like most Song literati, Lou Yao took the civil service exam and pursued an official career. He served with distinction in key court and regional position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ile also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public welfar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in his hometown. Moreover, he used his artistic interests as a way to build ties with famous literati figures of his age. His collected works, the *Gongkui ji*, provides us not only a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ffairs and his career, but also a depiction of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 people in official, local and artistic context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had no place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m system, but Song literati still collected works of art and cultivated their artistic sensibilities. This ability and interest became another way to build up relationships beyond bonds established through examination, hometown, schoolmate, colleague or marriage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oems and essays on artistic subjects in his *Gongkui ji*,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social use of art in Lou Yue's life by exa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u Yue's artistic sensibilities and how he discussed artistic subjects with various acquaintances.

**Keywords:** Art, Social Network, Lou Yao,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or

---

\* Chair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mail: huangkc@mail.ihp.sinica.edu.tw.